



战争内幕



武汉大会战中的日本天皇与蒋介石

平津战役中的毛泽东与林彪

对法国幻影 2000——5 战斗机的交易
北京与台北针锋相对

轰动世界的

1911 战斗机事件

S11-27 战斗机的秘密

编者/军科



编者/军科·出版/黄河出版社·责任编辑/陈正云·封面设计/戴梅海

战争内幕

军 科 编

黄河出版社

1992·济南

鲁新登字第 13 号

战 争 内 幕

张军科 编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 印张 18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7—80558—351—X/E·59 定价:2.98 元

目 录

上部:过去战争搜奇

平津战役中的毛泽东与林彪	(1)
武汉大会战中的日本天皇与蒋介石	(11)
粉碎台湾海峡封锁的我方海军	(19)
抗美援朝中的我方空军	(26)
对越自卫还击战中的我方炮兵	(30)
台海上空的“八·一四”空战	(36)

下部:未来战争窥视

轰动世界的“F—16 战斗机事件”	(41)
SU—27 战斗机的秘密	(53)
对法国幻影 2000—5 战斗机的交易北京与台北针锋相对	(59)
台湾空军的现代化计划	(66)
远东海军的发展现状	(72)
冷战结束后的美国空军现状	(78)
新时局下的日本武力现状	(83)
苏联解体后的世界空军力量格局	(89)
法军海湾战后检讨	(92)

平津战役中的 毛泽东与林彪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二大战役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战役自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作战地区是天津、北平、张家口铁路沿线地区，取得了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余人，解放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等重要城市的巨大胜利。此文不再赘述这一战役的概况，介绍的是有关这一战役的另一面的内幕……

林彪对毛泽东从西柏坡发来的电令

……

80万人马的队伍，各种大炮、辎重，数不清的汽车载着弹药、物资拥挤在1600余公里路上。

新近刚修好的大路被挤窄了，压陷了，拱起来了。

东北野战军向关内进军，蜿蜒成一部艰难的行军史。

兵车拥着队伍，队伍裹着兵车。部队开进了长城的怀抱。

坐镇北京城内的傅作义，对林彪麾下的这支拥有几十万人的大军，也并未遗忘，更不敢轻视，时刻都在窥测着它的动静。傅作义几乎天天派飞机在长城内外侦察，有时飞得很低，机翼都快擦着城墙了。可是，它始终没

有发现东北野战军的行踪。

晚了，末班车又过。傅作义再次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侦察机在长空叹息，像流落街头的饿犬……

入关的部队，白天睡觉，夜间行军。热河至长城之间的丛山密林是难得的天然屏障，队伍兵分多路，隐没其间。

几十万部队秘密入关竟获得了成功。

傅作义的眼睛里蒙着一丝不易觉察到的阴影。他虽然得到了统治华北、坐阵北平的地位，但他一日比一日更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地位使他欣慰，危机使他心焦。

不过，此刻的傅作义已是心焦有余，欣慰不足了。坐在太师椅上，想想过去曾有过的辉煌，他不禁笑了。然而，在这轻微得几乎不易察觉的笑容中，他的眉也还是没有舒展开。再回过头来想想眼



前,形势已十分严峻。他不得不做了除稳坐北平之外的另一手准备:逃跑。现在摆在他面前可供选择的退路有两条:

一是南逃:经过京津,从海上逃撤,退守江南,收拾残局。

二是西窜,缩回绥远老巢,保存实力,配合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负隅顽抗。

尽管有了两手准备,傅作义心底并不坦然。逃,对一个军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总司令,不亚于脸上被人涂上了可笑的釉彩。

连日来,几乎夜夜有枪声传来,打破了他的梦幻。他不再坐着去思考那些头疼的事情,起身准备休息了。

他按灭了灯。一屋子的黑暗,他的心锁进了一个冬天。但是,他并不觉得冷,心烧得有点不安宁。

虽然把各种可能的方案都想遍了,但他仍然犹豫不定,越是觉得准备是充足的越使他犹豫……

虽然他明白,要稳住现在的阵脚,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要他作出决策,丢失任何一块地盘,他都觉得心疼。

西窜吗?他不肯放弃张家口;南逃吧?他又感到北平对自己有更大的吸引力。蒋介石为了稳住傅作义在北平,支撑华北半壁江山,很慷慨地将华北的党、政、财权完全交予傅作义。

总裁有总裁的考虑,总司令有总司令的想法。两根弦肯定弹不到一起,但是各自都会觉得自己的声音是悦耳的音乐。

北平对傅作义是有吸引力的。

梦中,他仍在留恋、担心、惧怕、埋怨、气恼……

他渴望着竭力回避,却回避不了,他巴不得将那永恒的距离割掉,使自己离昨天远一点,与明天靠拢些,却又无能为力。

总之,他不想残忍,又不愿厚爱。

这就是平津战役初傅作义的心理。世界上此刻专门有人琢磨傅作义。

毛泽东。

他坐在西柏坡的小屋里指挥着三大战役。此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共同部署解放平津的作战计划。

刻他要拿出很大精力对付傅作义了。

这是个宁静的长夜。桌头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旁边是一份作战材料。

毛泽东在又一份电报稿上打了个句号。

他常常在深夜拟定发往前线的电报。这种时刻更容易把他那思虑已久的战略决策和盘托出。

一份又一份电报发给东北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应该清醒地看到,敌人或逃或缩,都对我不利。我们的方针是:不能让敌人逃走,更不能让敌人缩回。要迅速地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和战略包围,以求全歼。在辽沈战役未结束之际,你们就应组成先遣团,战役一结束,火速向北平开进。

部队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塘沽与唐山各地之敌,不让缩回,也不使逃掉。

部队行动必须十分隐蔽。东北局要让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个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我军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消息,以迷惑敌人。林、罗、刘你们几位,可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前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阳的新闻,这则新闻并经新华社播发。

……

毛泽东静坐桌前,望着窗外。

……

东北野战军大举进关。

人们往往能在不幸的桥上走稳每一步。但是大家还是希望少出现这样的桥。何必要提心吊胆

地走路呢？

没有料到的事情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

林彪他们把西柏坡的电令当成了一张废纸！

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后尾3个纵队没有绕道走热河境内——这是预先测定规定的路线——却沿北宁路直接插进山海关，大摇大摆地入关了。

就这样，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的行动暴露在了敌人的眼皮之下。

傅作义的飞机枉费心机的侦察变得多余了。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长城线上低低飞旋，轰炸，躲不及的队伍被炸滥……

事前没有请示，事后来个报告。

这是林彪的性格，也是他的诡诈之处。

林彪给军委的电报上这样写着：

“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军队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3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

敌机似乎刚刚从睡梦中醒过来，一改往日像无头苍蝇似的乱飞胡撞，专在长城线上狂轰滥炸。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来电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谴责违背军委命令的东北野战军的首领们。谴责已经迟了，现在生米煮成了熟饭，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这“熟饭”。

他沉思片刻，稳定了一下情绪，拿着电报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

毛泽东直出直入地说：

“林彪没听招呼，5日已命令3个纵队由山海关入关。我军入关的意图一暴露，很可能把敌人吓跑。”

“敌人会从海上逃走。”周恩来说。

“这事我们需认真对待。办法还得我们想。”

“华北部队已经把傅作义的心肝35军牵在了平绥线上。我意，现在可以让东北野战军已入关的两个纵队协同华北部队进一步包围。这样一来，傅作义会不顾一切地从北平调兵西援，我们就可以争取时间，完成对平津之敌的大包围。”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周恩来的建议与毛泽东的考虑想到一起去了。毛泽东明亮的眸子望着周恩来：

“好！就这么办。”

……

傍晚。

入关的队伍在山中显得有些疲乏。

林彪手里捏着一个棋子，继续按着他的预定方针，走着预定的路线。他极为镇静，颇有点义无反顾、不受任何干扰的气度。

军委命令他的部队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灭塘沽、芦台之敌。

他却另有蹊径，下令要他的两个纵队赶往南口，歼灭敌16军。

毛泽东伸出手，截住了林彪将要投下的这一棋子。走不得，打草惊蛇。

于是，一份电报发给林彪：

“你们打南口的16军，在全盘中是行不通的。

“在平津之敌尚未隔断的情况下，你们打16军，并把其消灭了，那就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这对我们就地消灭平津之敌是不利的。

“天津之敌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绝平津，包围唐山，歼灭芦、塘之敌。”

林彪有几分恼火。他想不通。

“我在战斗的前沿，还不明白哪里该打，哪里不该打？16军这种敌人战斗力小，一敲就掉。”

他不看任何人，闷头自言自语地说。

林彪固执得像一头犟牛，他给军委拍去电报，称：“我已令两个纵队全力向南口前进，抓住南口之敌，并防止北平之敌北援。”

电报中所说的两个纵队指3纵、5纵。

他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哪怕上峰三令五申。

这在他的作战指挥生涯中并不是第一次，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不是战争很快就结束了的话。

当这份电报放在毛泽东的桌头时，3纵、5纵已经疾进在去南口的路上了。还是老一套：先斩后奏。

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屡次不听招呼不甚满意，但此刻责备、懊恼是无济于事的。他在认真地想着……

林彪为什么非要把这一个棋子投放在南口呢？

毛泽东在地图前面徘徊。他有一双透视岁月篇章的瞳孔。他拨开了蒙在历史面目上的风尘。他不怕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两个纵队打南口，有没有可取之处？5纵队从东北方向直逼南口，倒是可以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可是3纵队呢？它到南口，就只能在平津间留下空白，逼使敌人逃往天津了。

毛泽东望着地图，没有表情，没有语言，只有思绪与思考……

这是一个思考的夜晚。而思考总会伴随着某种意义上的痛苦，包括自己的失误以及别人枯柴中的绿叶。

突然擦亮了一根火柴，越燃越旺，他终于明白。领袖毕竟有博大的胸怀。毛泽东立即给林彪回电：

“3纵不应去南口。理由另详告。”

5纵呢？他没有提。显然是默认了。

他采纳了林彪的合理建议，修正了自己的疏漏。

林彪服从了，留下5纵队按原定计划继续行进，3纵队改变了行军方向。

紧跟着那份简要的电报，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总部发去了一份长长的电报，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兵力部署和开敌先后顺序做了具体明确的指示。

这就是那个“详告”。

也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长城的古砖飞起了一只红胸脯鸟，它拍打着翅膀远去。

正是由于正确与错误的并存，才综合显示出真理的全部稳定性和丰富性。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林彪为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林彪在平津前线总部里……

现在该包围天津了。它是与切割和包抄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守敌的战略行动同步进行的。

东北野战军6纵20余万人马，从12月中旬开始兵分4路，协同华北解放军逐个扫荡唐山、芦台、汉沽、军粮城、北塘、新河镇、海滩、杨村、宜兴埠、北仓、南仓、天齐庙、静海、独流等城镇的守敌，完成对天津的四面包围和对塘沽海港的三面包围。

交战的双方都在调兵遣将，一切既紧张忙碌，

又显得静悄悄的，不动声色。似乎为着协调这种大战之前的气氛，天空中飘起了柔密、细润的雪花，使被战火硝烟污染的大气渐渐地净化了起来。……

宝坻县与蓟县之间的平川。

也许因为一场小雪压下了飞扬的粉尘、噪音，使这里的寂静气氛浓重得有点怕人。村舍、树木、城墙垛子、大路、坟地……一切都没有动的影子。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

这是一个树丛环绕的村庄，树上的叶子已经荡然无存，光秃秃的枝条在隆冬的寒风里悠悠晃晃地摇摆着，不时发出沙沙的微响。这响动更增加了这里的宁静。

仿佛这是另一个世界，在世界里的一个小天地。空寂中带着冷落，幽静中罩着阴影……万枪戮杀的战场上竟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

村子很大，有几百户居民。村道上却很少有人迹，家家的街门都是半开半掩，仿佛久不走人了。村外的阳坡地上，几个脸皮皱得像核桃一样的老头无精打采地晒暖暖。雪刚停，太阳浑浑沌沌地挂在中天，无力地喷洒着柔柔的光。他们是那么坦然，仿佛身边的几个站岗的兵就是他们家的守门人。他们可以放心地晒暖暖了。战争，离开他们也好像很远很远一样。

村中间有一排简陋的平房，泥皮墙，压在屋顶上的黑瓦也不知有多少年代了，几处还长着毛茸茸的苔藓之类的杂物。房子里却另是一种气氛：军用地图占去了四面所有的墙壁。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如同无数个蚂蚁。房子的空间本来是不小的，仅仅因为挂了这一圈地图才显得有几分狭窄。

林彪面壁而立，仰首望着地图。

这是他的又一习惯，常常就这样在地图面前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他的手不是背在身后，也不是放在裤兜里，而是托在肋边。不知地图上的一个什么地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的眼睛静静地盯着那里，许久不动。仿佛要用目光从那儿挖出什么他极需要的东西。这情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猎人捕捉到猎物时的那种目光……

人们常形容伟人的眼睛是那样地有神，可林彪却不是这样。他不仅在平时很少露出笑容，总是那么一付阴沉沉的模样，而且目光总是带着几分滞，好像一池不流动的水。此刻，当他的视线死死

地盯着地图上某个地方时，这种表情愈加突出了。

熟悉林彪的人都知道，他出现这种表情时往往是遇到了什么疑心、恼火的事。而他的一些超人的点子也多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

他还是那么专心致志地看着地图。

身边的人都很了解他，不会有人去打搅他的。

他扭过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聂荣臻。看样子有话要说，却没有张口。

这使人看到了他的正面，头顶都秃了，浓黑的眉毛却根根刺起，不甘偃伏。

他又转过身子，继续他那种“一池水”式的情绪。

他总是这样，你看他好象想把想法说出来，可他又回过头去了。

聂荣臻显然没有发现林彪要对自己说什么。他依然翻着一摞文件、电报。

前线总部有一个无形的大字：静。

这种静肃有余的气氛使人强烈地感觉到：一个重大战役的部署正在这间陋室里孕育、成熟。

让历史铭记这个小村庄吧，平津前线总部设在这样一个平凡得出奇的地方。

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不久前才走在了一起。从此，东北、华北两支野战军并肩作战。

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党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和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后来当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不少人说他当年怎么反毛泽东，可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两大战役之后，再次赋予林彪如此重任，说明直到此时对他还是充分信任的，并没有计较他曾有过的“不听招呼”。

中共中央的决定在这间乡村小屋里体现。林、罗、聂目前才从各自的岗位上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这里。

此刻，林彪、聂荣臻正在小屋里筹划着即将开始的这场巨大战役。

罗荣桓呢？

前线总部留不住他，也许到连队检查战前准备工作去了，也许正在主持一个临战的会议……

同是将军，各领风骚，都有着与别人不相同之处。林彪不喜欢往下跑。也许一个身经百战、指挥了诸多重大战役的元帅就应该是这样。他身上的威严超过了慈祥。这是他的部下们公认的。

他终于看完了地图，将目光从那密密麻麻的字迹中拔了出来。他显得十分疲倦，脸上也少了点红润，伸展腰打了个呵欠。

的确，他是很累的。刚刚指挥完辽沈大战，打的又是一个漂亮的、应该永远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大胜仗。作为战役的指挥者，他肯定比别人要付出更大的精力。

显然，他又要受累了。面前又是一个可能比辽沈战役更激烈的战斗等着他指挥。有时很难相信，这个身体瘦弱的人的体内到底蕴含着多少能量？中国的三大战役要他去指挥两个……

他好像并不觉得肩上担子沉重，一会下来又拿起了笔。

屋里的一切还是那么静。

越是离战争靠得近的人，反倒越是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

当然，肯定会有人敲碎这宁静的空气。

“报告！”

门外有人喊。

两位指挥员都没听见。他们都沉入在各自的角色中。

“报告！林总。”

东北野战军的人都这样称呼林彪。

林彪转过了身子，他看到是1纵司令员李天佑站在门口。他很高兴地促出了手走上去迎接。

“噢！天佑同志，你来了。怎么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部队刚到宝坻，离总部很近，我来看看首长，顺便汇报一个情况。”

林彪拿来一条在农家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板凳，让李天佑坐下。一向比较冷漠、严厉的他，今天却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大概他需要他这时候来。再有，李天佑是前线总部成立后第一位光临这里的纵队领导。首者，总是应该受到厚爱的。

李天佑和聂荣臻谈起来。1945年4月间，李天佑就在延安杨家岭见过聂荣臻。这次在平津战场上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战争要求人们必须加快一切节奏。聂荣臻扯了几句，就说起了当紧的事：

“硬仗给你留着，有你啃的。这回可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

李天佑能掂得出这句话的分量，说：“只要首长给任务，1纵的全体指战员从来都是不带含糊的！”

林彪用那双不算很人但却十分有神的眼睛望着李天佑。

李天佑显然感觉到了这双可以穿透一切的眼睛的存在。他转过身面对林彪。

林彪说：“你今天来得正好，我有事找你。”

林彪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用手在地图上的张家口处摁了一下，又在新保安处摁了一下，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目前对付敌人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有些则是隔而不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平津之敌，不使其狂逃。待我军部署完成之后，再将他们各个歼灭。”

他讲话时，那手一直在地图上摁着，说完了松开手。

李天佑没有说话，只是仰头望着林彪，等着下文。司令员给他下达任务。

林彪不往下说。他总是这样，在给部属交代任务或做指示时，都要给对方一个思考的时间，在你心领了意图之后，他才把要说的话和欲托的事。

屋里又变得异乎寻常的寂静。

大概他认为李天佑已经思考得差不多了，才接着说了下去：

“你们纵队要尽快插到北平、天津之间，隔断敌人，不让他们收缩，也不让他们突围！”

他讲得很干脆，还带着一个劈斩的手势。

平津战役的第一枪是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林彪的意见是……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

至此，平绥线全部为解放军控制。

大胜利换来了大祝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12月30日给华北前线发去了“大捷电”，全文如下：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以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不意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期间内歼灭了敌正规军14个整师，解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

安、宣化、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韩延、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永县、大兴、廊坊、武靖、安次、静海等各城、重镇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敌军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平津而战！

历经繁花与霜风交替的历程，英雄的队伍夺得了灿烂的世纪。

从平津前线总部到前沿阵地战壕里的每一个指战员，当他们把满溢的美酒举到唇边的时候，都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

平绥全线的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但是，却增大了敌人从海上南逃的漏斗口。

为此，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要求他们务必刻不容缓地攻克塘沽、天津，切断敌人东逃之路，把北平变成又一个四面无援的孤岛。

现在，摆在平津战场上解放军面前的任务就是：孤立北平！再孤立北平！

大兵向天津、塘沽压境而去……

平津前线总部。

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戳向塘沽、天津。

林彪静坐在桌前的藤椅上，脸上的表情有几分不悦。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仿佛埋伏着百万雄兵，却悄然无声。那两道本来就又黑又粗的眉毛，这会儿因为皱紧越发地黑了、粗了。他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往往用短暂的沉默来表示。

一位参谋进来，显然要办什么事，一看林彪这副神态，又悄悄地退出去了。这时候的林彪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错觉：好像他是一个永远激动不起来的人。

庄严的沉默。

其实，他的内心包容着岩浆一样炽热的火。一旦喷射出来，灼热得怕人。

林彪默坐着。

冷风爬过屋外街筒的声音听得真切。

罗荣桓、刘亚楼在做着积压的工作，但同样无声，保持室内的寂静。

一扇窗子被轻风掀开。也是无声的。

看来，包括外界自然景物在内，没有谁想打破这种沉默。

各人按照各人的独特方式运转着。林彪静坐，

罗、刘悄然地忙碌。

这种沉默已经持续了一个时辰了。

但是，迹象表明，刚才这屋里恐怕还是很热闹的，甚至有过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

不然，屋内就不会是这样一幅景象：围绕长条桌的几把凳子无规则地摆放着，桌面上的报纸、烟灰缸也十分散乱。还有，飘散在屋里的缕缕淡烟……

林彪不吸烟，他怕烟、烦烟。他用手在眼前扇了一下，只扇了一下。一个个烟圈被击碎，但屋里的烟圈太多了。他索性不管，任其自然消散。

罗荣桓翻过了不知是第几张纸，已经有一会儿没什么动作了，他推了推眼镜，继续埋下了头，看样子他在细读。刘亚楼将毛笔放在墨盒上，又轻轻地从硬壳夹里拿出了一份文件，一向干脆利落的参谋长，此刻也很注意悠着劲儿，别打破了所需要的宁静。

林彪的脑袋转动了一下，目光依然射在地图上，专注了那两只红箭头处，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还是不说活。

有人说，来到银珠飞流的瀑布跟前，感受到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空旷、寂静。此刻，平津前线总部这间首脑住所里的沉默，难道也是这种气氛吗？

更寂静，寂静得让人大气儿也不敢喘。

云在地上投下阴影。鸟儿用翅膀扑打阳光。

屋外。

一头黄牛从斜对门农家走出，在空空落落的村道上闲散地走着，走向村外。冷风似乎变大了，还夹杂着雪粒。一个女人说：

“昨晚又过了一夜队伍，天擦黑看到队头头，今早麻乎乎才见到队尾尾。全是林彪的人马。白天呢，又变得没事一样，平平安安的。”

另一个女人说：

“怪不得今日满村都是兵，不光是咱们庄，十里八乡全是这样，扎满了兵！”

她们对话的声音并不大。这里本来走动的人就少，所以几乎没人听见她们的议论。林彪却似乎捕捉到了这微小的声音，他偏过头从窗口向外张望。他看人好像从万丈高空向下俯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了。

林彪从藤椅上站了起来。他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清的话，又做了个扇烟的动作——那讨厌的烟味怎么还不肯散去——这才朝坐在对面的罗荣桓跟前挪了两步，站住，又望了望坐在另一边的刘

亚楼。可以看出，他要说话了。此刻，如果你注意观察林彪的表情，一定会判断出这是一副深思熟虑的神态。

林彪不紧不慢地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我们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否则，就要出错。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是塘沽还是天津？依我看，这里面有文章可作！”

嘎然而止。

罗、刘二位几乎同时抬起头，望着林彪。这句话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他们仍然觉得是沉甸甸的。这时候，他们才看到刚才林彪那番不呼名唤姓讲的话是对着罗、刘二位讲的。他从来都是这样，办事、说话很讲究简练，一次性可以完成的绝不做第二次。作为司令员对政委他们是平起平坐，作为司令员对参谋长他们有上下之分。但是，他似乎不大计较这些，这番话就是对屋里另外两个人讲的。口气里有征求意见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是含着肯定语气。

罗荣桓的手里捏着一张纸，那是中央军委发来的关于东北野战军攻打天津的部署电令，是经毛泽东同意签发的。电令到前线司令部后林彪是第一个受令的，其他几位领导也都看过了。电令在谈到攻打塘沽、天津的步骤时指出：“先打塘沽，后取天津。”

这是命令，军委没有给东北野战军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现在，3个人都把目光落到了电令上。庄严的目光。空气骤然带上了几分紧张。

奥秘原来在这里！

尽管林彪只是提出了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并没有定谁先谁后，但是罗、刘二位还是已经隐约感觉到林彪要再一次地提出挑战：对中央军委的电令进行挑战！这实际上是林彪将坎坎坷铺在了包括他在内的3人面前。这片地上有通路，有干枯的湖，也有浩瀚的戈壁。

挑战？

会有这么严重吗？林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指挥品格就是：只问摆在面前的客观情况该怎么做，凭自己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不管是谁说了，定了。

罗、刘此时觉得问题严重，更改已经作出的决定本就不易，何况又是一而再、再而三呢？

不过，既然过去曾有过这种情况，不妨先把顾

虑放到一边,根据前线掌握的情况,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罗荣桓:“我也想过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

刘亚楼:“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改变它的充分理由。”

想通了之后,他们对林彪的疑问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部队开拔天津战场这几日来,东北野战军的几位领导为了打好这一仗,连着开了几天会,听取了各级人员的意见。他们还亲自察看了一些地方。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想法:要打好解决天津这一仗,必须选好战斗的突破口。

塘沽、天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哪里是第一枪的射点?

前线总部在思考。总部里的首脑们在研究。

没有料到,就在他们的答案即将产生的时候,中央军委来了电令,提出了具体部署,明确规定:先打塘沽,后取天津。

充分的沉思之后,会有冲动、爆发。但是,在这个庄严的前线总部里,不管冲动或爆发都是有节制的、充分说理的。

自然,军委的决定也不是随便作出的,也是考虑了多方面情况,经过了慎重研究的。只是,站立点不同,思考的角度不同,结论也就难免出现分歧。

林彪仍然是刚才那副神态,既是像对罗说,又像是刘对言,声音缓慢。

“不能先攻打塘沽。”他的口气异常肯定,“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塘沽守敌侯镜如把他的指挥部早已设在了军舰上,他的5个师随时都能逃跑,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全歼塘沽之敌。另外,在我们攻打塘沽时,北平、天津之敌有很大可能实行突围。一头跑了,一头惊了,打塘沽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他举起那瘦瘦的手掌,在眼前摆了几下,同时摇了摇头。他坚决否定先攻打塘沽的计划。非常坚决。

当林彪把目光投向刘亚楼时,他马上领悟了那目光的含义。刘亚楼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多地掌握着战场上的各种情况。因此,他的话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迎合林彪,而是如实地道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见解:

“我完全同意林总的意见,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通,困难很多。塘沽背靠渤海,附近地形开阔,周围都是河流、沼泽和大大小小的盐田地。由于碱性大,现在虽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也不结冰。在这一片汪洋里作战,不但我们的步兵、炮兵、装甲兵施展不开,连构筑工事也无法进行。这样,从何去谈四面包围敌人?从何去谈切断敌人退路从而全歼呢?”

当他陈述自己的意见时,为了表达得充分些,使人感到可信,他总是比较激动,仿佛有一股气似乎也变亮了。

肩负政委重任的罗荣桓,表情自然不能是随便的。他略略沉思了一下,坚定的目光投向了林彪,点了点头。

东北野战军的领导人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他们提出改变原定攻取塘沽的计划,建议:

“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林彪虽然显得镇定,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份电报的发起人。

他忧虑,如果军委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仍要他执行既定决心,他该怎么办?是违心执行,还是在外之将不授君命?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痛快。毛泽东完全同意林彪等人的建议。军委立即复电:

“放弃攻击塘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照例是林彪最先看了电报。即使在最舒心的时刻,他也不喜形于色。只是如释重负地长出了口气,然后慢腾腾地在屋里兜了一圈,脚步是轻快的。

指挥战争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来自第一线,他们的决策理所应当受到尊重;而那些尊重第一线上决策者的意见的人,同样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此时的毛泽东与林彪都是不同凡响的人。

罗荣桓、刘亚楼看完电报后,望着林彪。

林彪:“按照军委的电令办!”

伟大的部署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人们显示它的威力。

刘亚楼率领5个纵队、22个师及2个炮兵师共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气势磅礴:

1纵队向杨柳青挺进;

2纵队向王庆坨挺进；
7纵队向欢蛇挺进；
8纵队向汉沟挺进；
9纵队向大任庄、大寺挺进；
炮纵队向杨村挺进……

林彪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杨柳青以东的桑园。从即日起，平津大战指挥所就暂时转移到了这里。林总发出了他到达新指挥所后的第1号命令：

派12纵队主力去军粮城附近，严密监视塘沽之敌。

这位平津战役的总指挥在简陋的木凳上落座之前，先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很好地休息了。

他明白，指挥即将开始的攻打天津这场硬仗，对他来说，仅有个机动、灵活的脑瓜不行，还要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身体。因此，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从现在起不让人打搅他，他要好好地睡一觉……

天津外围的黄土地上留下的象征这座名城即将苏醒的第一行脚印，是东北野战军第8纵队踩出来的。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

宝坻县。

至此，攻打天津的战斗揭开了序幕。

当他们在沈阳以南的海城、牛庄举行庆祝捷大会时，就接到了中央军委关于“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全歼华北蒋傅军”的命令。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先后宣读命令、讲了话。这在那个年代是极其自然的事。一个战役的终点成了另一个战役的起点。祝捷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征动员会。

此刻，指战员身上还带着辽沈战场上的烟尘，耳中还留着辽河岸边的枪声。

8纵就这样向平津战场进军了。

他们走得很仓促，没有来得及休整，连冬装也没有来得及换。他们也走得很气派，雄赳赳，气昂昂，一路行军一路雄风。

天津郊外。

陈长捷的部队把守着每一个入城处。到处是壁垒，到处是枪口。

先头探路的侦察部队受到了阻击。

8纵停止前进。大路突然变得静悄悄。

远郊乡野的深夜，天地间漆黑一片，战士们坐在背包上待命。几声清冷遥远的枪声之后，郊野又沉入到揭不透的冬眠中。没过多久，8纵接到

了前总下达的新任务：攻占天津周围的敌人要点。

段、邱经一番短暂的筹划之后，便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部署：全纵兵分3路，忽儿偷袭津南，忽儿进攻津西，忽儿开往津东，忽儿又奔向津北。你走了，我追着打。你来了，我躲着走。你住下来，我骚扰。你反击，我走得无踪影……把陈长捷精心布置的驻防区戳得百孔千疮，鱼网一般。

这就是毛泽东早期创造的游击战在平津战场上的灵活使用，它给敌人制造了一个无际的虚静空茫，让他们总徘徊在梦与醒之间。说梦，似醒着。说醒，又似梦中。

敌人的要点是一大片，但要点之中有要点，真正能致敌人于死地的只有三处：杨村、白塘口、军粮城。打仗如同拳术，只有打关节点，才能既省力又易击败对手。深谙此术的我军集中了精锐兵力，形成拳头，朝陈长捷的关节点打去。

“关节点”之一：杨村

攻占了杨村，就斩断了平津铁路和公路交通线。

杨村是连接北平和天津的一个纽扣。它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敌人出进天津，解放军进攻天津，无不在此落脚。它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因此，谁都想得到这个“纽扣”。

杨村的守敌是新编105军的1个师及2个团。这之前，他们对这个“纽扣”一直是死守不放。奇怪的是，当8纵某部赶到杨村后，他们不战自退。载运着敌兵的列车眼看就要启动。

敌人逃跑，说明他们心虚胆怯，难以在杨村得势。就攻它这个虚，就打它这个怯。

部队散开，占领了有利地形，包围了列车，攻击摧毁。列车瘫痪了。

敌人纷纷从颠覆的列车里跑出来，乱成了一团。但是，他们很快就清醒了，进行反击。

杨村车站上的激战到了白热化。

敌人毕竟对杨村熟悉，理所当然地找到了反击共军的有利地形。

对峙。谁也难以在短时间里吃掉对方。

副排长李庆春站了出来，抢先领受了打开缺口的任务。他率领全排旋风般闯进了敌群中，占领了阵地。

敌人连续5次组织了两个连的兵力向李庆春排反扑。有三分之一的同志牺牲在阵地前。

惨重的代价铺平了向敌人冲杀的通路。

主力部队踏着这条通路冲了上去。凭着人多势众的优势，很快将敌阵地剥成了一块一块的碎片，分而治之，包抄碎取。

敌人仍在垂死反击。他们绝不轻易放弃一寸土地。

双方打得都很艰苦，枪管红了，刺刀弯了。

整整3小时激战才见分晓。

杨村守敌全部被歼，少将师长宁海潮被战士们生擒。

当宋海潮被押到杨村街道上时，群众轰动了，那是欢呼，也是发狂。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向人们诉说自己想诉说的一切。他已经很老了，破旧棉帽下面被皱折包裹着一双昏黄的眼睛。老人好不容易走到大路上，拦住了解放军的一辆炮车，让炮手下车，他指指点点地说：

“造孽呀！镇上的百姓被这些没人心的东西都给整苦了。他们罪有应得。”

这时，宋海潮刚好从老头身边走过。这位师长不敢抬头，他害怕押他的战士的目光，也害怕老头以及千百个杨村百姓的目光。就在前天以至昨天，他还神气十足地出现在这些老百姓面前，吆喝着他们出入、出粮。

老头咳了起来，猛咳不止。一个梳着两条油黑人辫子的姑娘走过来，扶住了他。老头的手搭在姑娘肩上，一步一颤地向一间半塌的房子走去。那儿是他的家。

姑娘不是老人的孙女，更不是他的女儿。她是老人保护下来的一个陌路人。半个小时前，当一伙敌兵紧追不放这个姑娘时，老头突然挡住了敌人，伸开双臂挡着……

于是避免了一场罪恶的惨剧发生。

老头却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顿毒打，他走路更颤颤巍巍了，已是70多岁的老人啊！

患难中的相遇往往把陌路人变成了挚交。

姑娘说，只要在这场战争中她不挨枪子，就要把老人侍候、孝顺到终。

杨村解放了。它切断了天津守敌与北平守敌互相串通以至汇合的路。

“关节点”之二：白塘口

攻取了白塘口，就能堵死天津的敌人逃向大沽口的退路。

8纵的另一路部队完成了此项战斗任务。他

们进行的完全是一场闪电战，不容敌人犹豫、徘徊，也不容自己人犹豫、徘徊。

这场战斗出奇地顺利，未遇上象杨村那样的顽强抵抗。

傍晚，部队从武清出发。一夜急行军，于次日清晨攻占口滩寺大桥。接着，某团抵进津西重镇杨柳青，俘虏敌兵500有余。当日午，又进攻韩家墅之敌，激战3小时，毙伤俘敌1800多名。当晚，部队又急行军直插天津东南交通要道白塘口，途经独流、静海时，全歼龟缩在这一带的敌人。第3日拂晓，部队便大摇大摆地进占了白塘口。

俘虏，长长的俘虏队伍。

每攻占一地，总要抓获这么多的敌人。白塘口街上的俘虏队伍3人一行排了里把长。这支队伍里最大的官是静海县县长。当战士们捉到他时，他正和几个顽抗的国民党兵在一起。

县长被俘，实际上也是挽救了他，使他不致犯下更大的罪行。解放军向他交代政策：只要你说清楚，会释放你的，但是现在不行。

俘虏队伍从大街上走过，县长的头勾得很低。他没有勇气看一眼路边那些衣衫破旧、脸上都挂满臭气的父老乡亲们。

“关节点”之三：“军粮城

这是占领的天津外围的第3个点。天津的敌人如向塘沽突围，必经此地。陈长捷本来是有这样的打算的，但当8纵占领了军粮城之后，陈长捷的梦便宣告破灭。

林彪反复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改变了先打塘沽的计划，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塘沽之敌东逃以及天津之敌向塘沽逃窜的可能，绝无此意。总之，塘沽方面仍然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重点。

本来有几分麻痹的部队，经林彪这么一点，清醒了。8纵抽调一定的兵力，沿着津塘公路两侧构筑起了十分坚固的工事。此处的工事似乎比别处的工事都要坚固。战士们风趣地说：我们是给陈长捷挖坟墓哩！他们逃多少，我们埋葬多少！

林彪仍然不放心，又下令将12纵调往天津与军粮城之间，防止守敌向塘沽逃窜……

看起来，林彪敢于向军委的命令提出挑战，只是具体作战计划上的决策分歧，总的作战企图还是一致的。

武汉大会战中的 日本天皇与蒋介石

一、天皇恼羞成怒，下令侵华日军全部 涌向武汉，非在这长江重镇附近剿灭蒋介石不可

1938年4、5月间，日军精心筹划的徐州会战，非但没有完全打败蒋介石，反而使自己损兵折将，这太丢大日本帝国的面子了。对此，天皇和陆军部非常恼怒，决心集中大军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进攻，以攻占蒋介石在中原的大本营武汉。

日军大本营的战略方针是：华北、华中日军，在追击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队主力时，在行进中转进并展开为武汉会战。即：华中派遣军以一个军的兵力沿长江由东向西佯攻武汉；华中派遣军主力沿淮河由东向西推进。华北方面军在攻占郑州之后，转锋南下，与华中派遣军主力合攻武汉。其总的战略意图是，“以两军主力由北方席卷汉口。”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以一部兵力配合海军舰队，从长江水路进攻，另一部兵力（参加徐州会战的日军南路兵团）尾随从中国军队，向皖省淮河流域的蚌埠地区追击（集结）。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则从徐州附近掉转头来，沿陇海铁路南侧向郑州方向扑来。

举世瞩目的中日武汉大会战从此拉开序幕。

6月初。

武昌军委会办公室，蒋介石万分焦虑地踱步。

武汉面临的情况一下严重起来。

东边，华中日军正沿长江

水路发动强大攻势，芜湖、安庆之战，守军接连失利，倍感兵力不足。

北边，华北日军第14师团和第11师团，在攻占兰封之后，继续西进，已撞开开封重镇的大门。同时，华北方面军主力第2军，也轻易突破中国第8军归德防线，分两路大军，从陇海路南侧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主力各部，为免遭强敌歼灭，已从郑州地区退到了京汉铁路线以西。

郑州即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按照日军现在的进攻速度，几天或十来天之内，就可进抵信阳，迫近武汉重镇。

蒋介石现在才洞悉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现在，蒋介石手中能用于武汉会战的兵力，主要是从徐州突围的50个精锐师。这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搏消耗，已经十分疲惫，部队减员后也没来得及补充休整。目前，他们仍未摆脱日军南路兵团的尾追，正从蚌埠地区跨过淮



河,然后沿淮河南侧,准备千里强行军,向信阳地区集结。

日军靠机械化运兵,千里出击,时间迅速,战力不减,一个师团顶许多个师团用,而中国军队全靠两条腿赶路,劳师千里,已疲惫不堪,很难立即投入战斗,如勉强或被迫应战,战斗力要大打折扣,武汉会战就必败无疑了。

蒋介石深知,死守武汉只对日军有利。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徐州会战就是一个例证。然而武汉之战必须打,而且要狠打;武汉重镇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因为这样既可以吸引日军,大量消耗其战力;也可以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对抗击侵略者尽到了职责,履行了一年多前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天皇恃强怙弱,不可一世;蒋介石亦非等闲之辈,他对时势之利弊,也是看得清楚的。

二、蒋介石歹毒狡诈,他下令决黄河之水以淹日军,还要将千古罪名加在日本天皇头上

佇立在总司令办公室的窗前,望着远处滔滔东去的长江,蒋介石在盘算着。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两种结局:

第一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被迫应战。结局:他的疲惫不堪的军队,将被敌人一鼓而歼之,长江下面战场将无力再战,也没军队再战了,等着他的是战败投降。

不!他坚决不干。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大国领袖,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特殊人物,怎么能做敌国的阶下囚,向日本人称臣纳贡!

第二种选择:强大的日军从北方平原席卷而来,他选择避战,将武汉地区的部队向西南撤退,以保存实力。结局:日军将轻易占领华中大片国土,日军由于未受大的消耗而占领武汉,将凭其武威,再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处于继续溃退和最后被打败的危险之中。

不!绝不能走这条路。这太有失他作为军队统帅的颜面。他蒋某自诩从投身军旅以来,无论打清朝辫子兵,还是打北洋兵,无论是打内战还是打外仗,他从未怕死过。他剃光了脑袋,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给他的军队树个样板,保持军人的超脱

和威严。

长江水仍旧在那里浩浩荡荡,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

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决开黄河之水阻挡北方日军。

蒋介石当时也想到:决堤放水,虽可淹敌,但必殃民。这功与罪、是与非,千秋难辩。

不过,此刻阻止日军南进,争取一点筹划整军时间,已实无其它良策。蒋介石感到这种时候顾不得那么多了,乃定下决心。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立即密电第1战区长官部:决堤放水!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震惊中外的黄河决口撬开。

黄河之水,居高临下,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

决口越冲越宽,越冲越大。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无际的奔腾咆哮的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44个县市,3.4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不知其数。

在黄河决口前,凶恶的侵略军之第14、第16两个师团各一部人马,分由两路攻入中牟、尉氏、新郑,并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铁路线。该两路日军被黄河水切断退路,被一战区部队全歼。日军辐重弹药亦损失较重。第2军主力各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突被新黄河遮断去路,只好望洋兴叹。

6月9日,深夜。

蒋介石接到程潜急电:黄河决口成功,日军受阻新黄河东面。同时,程潜建议向外宣传为日军所为。

敌占据开封后,继续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蒋介石深感此事罪恶深重,不敢承担责任。为了把这罪责推到日本人头上,而且还要把谎话编得更像,马上密电程潜,指令三点:

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大堤;

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

三、第一线各部须向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

南注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纷纷开动宣传机器，把这一事件强加到日本人头上。

6月11日，中央通讯社从郑州发出专电：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军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不断以飞机大炮猛烈轰炸，将该处黄河堤轰毁一段，致成决口，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6月12日，中央社又发专电：

敌机30余架，12日晨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共投弹数十枚，炸毁村庄数座，死伤难民无数。更在黄河决口处，扩大轰炸，致水猛涨，无法挽救。

6月13日，中央社报道：

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日召集关系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黄河决口，造成了从郑州至蚌埠地区的长约一千多里的大地障。日军自北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完全破产。进攻郑州的日军第2军主力，不得不改变计划，掉过头来，沿着漫长的黄泛区东北面艰难地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然后，于8月底，才从黄泛区南面（淮河南侧）向信阳方向进攻。这一过程，使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近3个月。同时，使日军原计划利用淮河为水运交通，向信阳进攻的目的破产。

华北日军向中央陆军部报告：

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我军进击，6月上旬于郑州东北掘开黄河堤防，使黄河水向东南溢出，采取了水淹战术。形成了经由中牟、尉氏、周家口、颍州连接淮河的大地障。由于新黄河的泛滥，情况严重，看来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似有困难。

因此，日军总的战略计划也被迫更改。即以主力从北方席卷武汉，变更为以主力沿长江进攻武汉。

看来，天皇吃了蒋介石一棒。既破坏他原先的作战计划，又要替蒋介石背决堤放水的黑锅。

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真相迟早要大白于天

下。

三、蒋介石站在电台的话筒前，向国人和全世界宣布：“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皇也退而求其次，由在武汉附近歼灭蒋改为把蒋逐出武汉

6月中旬。

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经过认真回顾自芦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交战的各次大的战役，分析了敌我兵力和作战方针，从而确定了中国军队进行武汉会战的战略和作战指导方针：



一、各有关战区积极出击，牵制日军力量；

二、在鄱阳湖以东迎击日军，并相机与敌决战；

三、在武汉外围布置重兵，巩固武汉核心。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构筑完善坚固阵地。同时，沿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和江防要塞加强兵力，以迟滞日军的进攻；

四、各部队要把重点放在外翼，争取我军行动主动，以达到消耗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部署会战。由于日军主力从长江东面而来，蒋介石则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战场：

江北战场。以23个军为基干兵力，由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主力配置于大别山西北